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六

八廟

## 水

水經十

水經雖水出梁郡鄆縣華水出陳留縣西漢陽梁東北流地理志曰華水首受陳留友儀漢陽水也經言出鄆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使鄆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癸丑令董之卿餘徽於千歲通茂美於絕代命縣人長照為文用車不朽之德無量云陂流公陂諸謀帝陂陳鄭有沐春之陂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滋靜黎物生民以米功或美雲今故宇無聞石單碑介立矣陳留風俗傳曰鄭氏君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縣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鄆陂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千沐故有陳留縣有耕亭耕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為侯國也雖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縣舊記國也陂漢國武以封夏后雖為之制建威紀秦以為縣國縣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內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圖築其表為大城而以縣為雖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

陵方四十里。石則齋。梁陵水注之。其水上承陵水。東北逕雍丘城北。又東  
分爲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陵。陵之東合洛。梁水口水上承汲水。謂之  
洛梁水。東南流入于雒水。雒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雍丘城北。  
雒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歷鄆縣北。二  
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鄆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彦。尚  
書郎楊輝字文範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又東過雒陽縣南。雒水又東  
過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心御華向於橫。杜預曰。梁國雒  
陽縣南有橫亭。今在雒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  
也。雒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雒水又東逕高鄉亭北。  
又東逕毫城北。南臺也。即爲所都矣。雒水又東逕雒陽縣故城南。司馬王  
封微子啓于宋以嗣殷。後爲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輪車。渡雒水而  
謁於元君。元君夢衛平之吉。而求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於元君。秦  
始皇二十二年。以爲碭郡。其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爲  
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太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  
昭侍節。司天子藏。祿多從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求

遊廣雅陽城七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樹。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徒夫流  
傳。必曰雅陽創。傳曰。北始也。城石門。即冠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雅水陰。  
宋景公問。迫不告。故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奉事之。南門  
曰盧門也。春秋華氏君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  
志曰。雅陽縣有盧門。京城內有高臺。甚秀麗。巍然屹立。超焉獨上。謂之轟  
臺。亦曰升臺。馬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霞競達矣。續述征記曰。延道似轟。故  
謂之轟臺。非也。余按。魏二稱。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  
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數弓而歸。三日而死。是公壁虎  
圖之臺。後乃東而射也。夫除于西箱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繁達。勤。猶  
飲羽于石梁。然則轟臺即是虎圖臺也。蓋宋世守虎所。在吳晉太和中。大  
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戍此臺。真領甲堅城之。  
下不果而還。臺面如西。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城中有涼馬  
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轟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  
之雀臺也。域內東西通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繁  
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  
年。嫁于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家之大康九年。

三碑。東即梁王之吹宮也。基陞階礎尚在。今建遠明寺。故宮東即安梁之  
 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水到釣臺。池東人有一臺。世謂之清令臺。北城憑  
 鳴。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龜園。在平臺側。  
 如淳曰。平臺雜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  
 臺。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雅。陽城  
 七十里。大治宮室。再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復道自宮東出楊  
 州之門。左陽門。即昨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側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  
 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郭牧司馬相知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郭  
 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或賓郭馬之客。厥後伐木之歌。屢陳。是用  
 追芳昔根。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堂。亦曰梁王不悅。遊於龜  
 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理音。孤基堪立。無復早曰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使  
 侍漢太尉橋玄墓。墓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酌處。橋本漢素。嘗使於玄。玄  
 曰。天下時祀。能安之者。其在君子。徐威知已矣。還玄墓。祭云。橋以頃。曾見  
 納君子。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約言。但沒之後。路有經印。不以斗酒。愛  
 難。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腐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焉好胡肯為此。辭  
 哉。僕踰致祭。以申宿懷。家列數碑。一是漢劉渾儒。美才哲士。感橋氏德行。

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堂列侯尉河南吳  
瑩等。以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稱述。未何害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  
烈。一碑是龍西絕半北次陌陽守長壽。而在尉。漢陽徐道趙。馮孝高。以爲  
公。省教涼州。威三綱之義。恭特順之節。以爲公之無美。當宜舊。乃樹碑  
頌。以昭令德。光和元年。主記。孫季友。字仲達。作碑文。碑陰有石鼎文。建寧  
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四年。拜司徒。又有石鼎文。光和元年。拜太  
尉。鼎石文曰。故良門人。相與述公之行。咨度體則。文德歸于三。非武功。勤  
于征戰。書于碑陰。以昭光赫。又有鐵文。稱是用鐫石。假象。作茲征戰。軍鼓  
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勳焉。廟前列二石柱。柱東有二石羊。  
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龍。龍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雕毀。唯  
廟額楷粗。傳遺。牆石。較仍存。城今不知所存。惟水城之傍。積而爲達洪  
陂。洪陂之西南有隄。又東合明水。水上水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會。惟  
謂之明水。池惟注。漢水。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園水次。綠竹蒼蒼。芳菁實望。  
世人常梁上竹園也。惟水又東。迤邐。縣故城北。惟水又東。斷水出焉。惟  
水又東。迤邐。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惟水又東。迤邐。大丘。  
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發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節侯。劉政

侯國。漢明帝更從本名。則仙傳曰。傳人文實。邑人責難。獲為業矣。唯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彭越為侯國。王莽之傳治世祖。歿曰臨。雖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從事。皇族傳。隨身州牧。陰若之罪。時年二十五。臨雖長平。與李君二千石。承輪氏。夏大。則高其符。而悼其墳。州國。苦。在。閭。永。差。昭。叙。令。德。式。示。後。人。城。內。有。臨。雖。長。左。馮。昭。王。君。碑。善。有。治。功。葬。建。廣。漢。屬。國。郡。野。史。氏。思。德。縣。人。公。將。保。陳。威。孫。郡。中。兒。定。與。劉。伯。解。等。共。立。石。表。攻。以。刊。遠。蹟。縣。北。與。陽。縣。分。水。有。陽。山。芒。陽。縣。之。間。山。澤。深。闊。多。陳。神。智。有。仙。者。清。子。汪。立。並。臨。陽。山。得。道。漢。高。祖。德。之。呂。后。望。氣。知。之。即。然。是。處。已。京。易。非。侯。曰。何。以。知。賢。人。臨。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睢。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為。侯。國。王。莽。更。名。之。吾。符。縣。曰。吾。符。高。亭。睢。水。東。逕。石。馬。亭。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恭。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石。曰。大。人。少。遊。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墳。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鄭。渾。為。沛。郡。太守。於。蕭。相。二。縣。興。陵。

張氏類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鄆陵。雒水又左。台白清水。水上承梧桐陵。陵則有梧桐山。陵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于雒。雒或則北流入于陵。陵溢則西北注于雒。出水迴環。更相逕注。故經有入雒之文。雒水又東逕彭城郡之霍壁東。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霍壁東。即此處也。又云東逕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又詳雒水逕穀熟兩分。而雒水為新水。故二水所居。枝分通。而無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雒水也。又云。漢軍之敗也。雒水焉之不流。雒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玉華之為亭也。李奇曰。今竹邑縣也。雒水又東與澤湖水合。水上承留丘縣之澤陵。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陽亭。西屆彭城留丘縣之故城。東玉華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使南系于雒水。又東雒水南八丈。故溝注之。水上承斯水。而北會雒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漢武帝元光四年。封路博德為侯國。玉華之符合也。雒水東逕臨淮郡之取慮故城北。晉汝南步騭。少失其母。及縣令遇母於此。乃使良馬踰關。經野間。逕顧防病婦。乃其母也。誠願宿德。而冥感祐徵矣。雒水又東。石鳥慈水。水出縣西南。鳥慈水。鳥慈水又東。承惠縣南入東。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雒。雒水又

東逕雒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為侯國。王莽之雒陵也。雒水又東與澧水故濟會。舊上承澧縣西南澧陵。東北流逕澧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雒陵縣下會雒水。雒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漢高祖十三年封莊侯冷耳為侯國。應劭曰。下相水出沛國相縣。故北加下也。然則下相又是雒水之別名也。東南流入于泗。謂之雒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甄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縣北十里即甄河口也。尚書禹貢。當夏既澤。雖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濮。許慎曰。濮者。河濮水也。登漢元光元年。河水南決。漂害民居。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甄子決河。於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浣白馬玉璽。命群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憚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甄子決河將奈何。彈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兮巨野溢。魚弗歸兮相冬日。正道絕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逸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苦人。鼉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唯緩。一日河湯湯兮數潺湲。北渡迴兮迅流難。秦長旌兮港美玉。積林竹兮捷石齒。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甄子口。築宮於其上。名曰宣房官。故亦謂甄子雅為宣房堰。而水亦以甄子受名焉。平帝乙復未

及脩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十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疎決壅積。狄子之水絕而  
 不通。唯溝瀆存焉。河水舊東。河逕濮陽城東北。故衝也。帝額頊之墟。昔頊  
 頊自窮桑徙此。號曰角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  
 伯昆吾之都。族之相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角丘。相土因之是也。衛  
 成公自楚丘遷此。秦始皇徙衛君角於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  
 南。故曰濮陽也。沛公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休河水自固。春秋傳公十  
 三年夏。會于鹹。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有咸城者也。是狄子故瀆。又東逕  
 姚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姚。蓋曹地也。今凱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  
 謂之姚也。狄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  
 衛曹同盟于清丘。宋相靖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都尉治。東  
 至濟陰句縣為新瀆。狄河故瀆。又東逕句陽之小城。陽城北。城北側瀆。帝  
 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北教八狄道。堯葬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隄。一名崇山。  
 二號春陵。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平  
 俗考以為句堯城。士安蓋以是為堯冢也。狄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

里亭。氾河逕其南爲羊里水。蓋資城池而變名。由經有新溝之異稱矣。黃初中。賁逵爲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於洞浦有功。魏封逵爲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新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鎮近字轉耳。又東南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鉅丘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以爲楚丘非也。又東逕浞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浞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又東逕句陽縣西。句資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城。陽縣故東岳亭西。而北入氾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沛於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丘城西。考地理志。山陽廩丘。其屬濟陰。則都關無隸山陽理。又按地理志。鄆都亦是山陽之屬縣矣。而東杜考地驗城。又並言在廩丘城南。推北而論。似地理志之誤矣。或亦疆理參差所未詳。氾賁又東岳亭北。晉秋德公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大丘。經書岳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岳亭者也。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氾河又在逕雷澤北。其澤藁在大城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故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成陽縣。故史記曰。

武王封弟李義於成。應劭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先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先陵。陵南一里有先母慶都陵。於城西北，西南稱曰靈臺，碑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溝而不濞。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蟹，不獲採捕，前並列數碑，祐祐數株，檀而成林。二陵南北列，船道遙遙，皆以磚砌之，高脩整。先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先紀也。石壁階，碑仍舊，而西北三面長檠，聯蔭扶疎，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府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軋，破碎畧盡。於城為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樊鄆綠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先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十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先紀。見漢建寧四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先陵北，山南麓，南二冢間，位黃祠。晉太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令碑祠，並無處所。又言先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先母慶都冢，先陵北二里有仲山府冢，考地餘狀，咸為疎僻，蓋聞疑書疑耳。富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得傳碑時，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之澤之東北有陶墟，綠生，言聲耕陶，所在墟阜，歷屬漢帝，故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富澤相北，余謂鄭玄之言為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遙

望考。斯浮游於河之巖。今當首山西枕大河。按之圖緯。於事為見。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辟也。不言在此。據生為失。氾河之北。即康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康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倬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公孫以康丘叛于趙。田布圍康丘。翟角趙孔肩韓師救康丘。及田布戰于龍潭。田師敗遁是也。氾河與濮水俱東。經所謂通康丘為濮水者也。縣南氾北有羊角城。春秋傳曰。取晉羊角。遂襲我高魚。有大兩自齊入。介其庫。登其城。趙而取之者也。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康丘縣南有羊角城。今晉邑也。今康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為角。逐城皆非也。氾河又還陽晉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過衛陽晉之道。經于亢父之險者也。今晉陽城在康丘城東南一十餘里。與都關為左右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向。徐廣史記音義云。關一作關。東之亢父則其道矣。氾河之北。又有邯鄲城。春秋隱公三年。鄭侵衛。宋相堵曰。東都康丘縣南三十里有故邯鄲。地理志曰。山陽邯也。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氾河又東還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瓌言。後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為于

泥中。毛云。泥中。邑名。城北城也。上北。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魏河  
又東。還。挖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濟陽之屬縣也。褚先生曰。漢武帝封金日  
碑為侯國。王莽之篡。歲矣。世猶謂之為萬歲亭也。魏河又東。鄆城南。春秋  
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侍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都縣  
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濟渠。與將  
渠合。魏河自運城東北。過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漬於桑氏縣。  
北。過范縣。左納魏漬。故經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受河於范縣西北。東  
南。還。秦亭南。杜預釋地。東。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也。又東南。過范縣故城  
南。王莽更名建隆也。漢興平中。斬兒為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於徐州。張  
遼迎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圖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即  
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過范城東。俗又謂之趙溝。  
非也。又東北。過東阿縣東。魏河故漬。又東北。左合將渠。枝漬上承將渠於  
范縣東北。過范縣北。又東北。過東阿城南。而東入魏河故漬。又北。過東  
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  
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遂邑於此矣。又東。  
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為鄧里渠。自宜防已下。將渠已上。無

復有水時渠下水首受河自北為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河水自泗口出為濟水。濟水二潰。合而東注于祝阿也。又東北至梁鄆縣西分為二。脈水尋渠。無二流。蓋經之誤。其東北者為濟河。其東者為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泰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時。即砂水也。音而。春秋襄公三年。齊魯盟于砂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濟水西北入沛。即地理志曰知水矣。砂如聲相似。然則濟水即砂水也。蓋以濟與時合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水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運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為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過今側城南注。又屈其城南。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齊為膠西。國都高邑。徐廣音義曰。樂要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苑也。其水又北注故濟。又西蓋野溝水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曰。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改城為從城。延從字相似。讀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蓋野溝。又西北流逕

高苑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治清為侯國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水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石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為春秋之乾時也在傳莊公九年魯曾戰地曹師敗處之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于沛非沛入時蓋時來注沛若沛分東流明不得以待為名尋時沛更無別流南延華費之所斯為繆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蒙縣南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沛故不得通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陸步行石澗中出草萊號松栢林蒼綿深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役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堅俱響凌高降深蕪惻惻之懼危漢徑過懸東之巖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止數丈有石穴二口谷人行入穴穴路高九尺許廣四五丈古是昔人居山之處新鑿烟墨猶存谷中林木叢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暇尚存出谷有平丘而山懷水土人悉以種桑云此丘不宜種植桑而宜桑齊人相承以種之意謂桑丘所栖惠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托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還為之躊躇焉

之屢恭矣。余按參土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蓋誌者之誤耳。汶水又西南逕廬縣故城南。春秋丘。傳桓公三年云。會齊侯于廬。傳嫁于齊也。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郡治也。縣北有共李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李札之甥上國也。喪子於廬。傳之間。即此處也。從征記曰。廬縣西六十里有李札兒冢。冢圍其高可陸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光叙。僅誌而已。自昔恒顯民戶西掃之。今不能然。碑石廢。神靡有遺矣。唯跌存焉。屈從縣西南流。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曰。汶出弗其高。勢曰。山名也。或斯阜也。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石合北汶水。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東南流。逕泰山東。石天門下。墨水。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觀此水。水上往往有石窠。存焉。蓋古設舍所務處也。馬希伯書云。之武封泰山。弟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其高。或以為小伯石。或以為水堂。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群峰不可丈尺。直上七十里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者。群一鳴時。見

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東，瀉波注壑，東南流龜陰之  
龜田。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山而懷悼，秋歎  
豫有龜山，豫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  
是也。又舍環水，水出泰山南，潏南流，歷中階兩廟間，從征記曰：泰山有下  
中上三廟，楹闕嚴整，廟中栢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亦有  
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闕三臺，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  
餘，廣八丈，樹前有天井，恆香，水異於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嘗浚，灌而水  
早不減。庫中有漢時鼓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勒建武十  
三年，承貴侯振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黑屋  
宇，又崇巖於下廟，廟東西夾溝，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東  
流入于汶水。又東南流，還南明堂下。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  
於山之東北趾。武帝以古處峻狹而不顯也，欲治明堂於奉高，費而未曉  
其制。濟南人公玉華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  
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向，名曰萑萐。天子從之，人以拜祀上  
帝焉。於是上今奉高作明堂於汶水，如萑萐也。古引水為壁，障處，蓋漬存  
焉。世謂此水為石汶。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注于江，即此水也。環水